



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

爱情和其他魔鬼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
陶玉平 译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
陶玉平 译

爱情和其他魔鬼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和其他魔鬼/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著;陶玉平译.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5.11
ISBN 978-7-5442-7863-8

I. ①爱… II. ①马…②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哥
伦比亚—现代 IV. ①I77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146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5-050

爱情和其他魔鬼

[哥伦比亚]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陶玉平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第五婷婷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00千
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863-8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Obra de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
1994

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品

献给浸在泪水之中的卡门·巴尔塞伊丝^①

^①卡门·巴尔塞伊丝（1930—2015）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文学经纪人。

爱情和其他魔鬼

看来，头发的复苏远比身体的其他部位缓慢得多。

——圣托马斯·阿奎纳^①

《论人体复苏之整体性》（第五章，第八十问）

^①圣托马斯·阿奎纳（1225—1274），意大利神学家，托马斯哲学学派创立者，著有《神学大全》等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，这并不是一个有大新闻的日子。在我初涉记者行业的那家日报社，编辑部主任克莱门特·曼努埃尔·萨巴拉老师讲了两三句套话就结束了上午的会议。他没有给任何一位编辑下达具体任务。几分钟后，他从电话里得知有人正在挖古老的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墓穴，便不抱希望地给我下了一道命令：

“上那儿转一圈去，看看你能想到点儿什么可写的。”

这家克拉拉会的古老修道院一百年前就变成了一家医院，现在要被出售了，为的是在这个地方建一家五星级宾馆。由于房顶

逐渐坍塌，它精美的礼拜堂几乎已经成为露天的了，可它的墓穴里还埋葬着三代主教、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和别的一些重要人物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墓穴腾空，把遗骨交给相关人士，剩下的东西则扔进公墓里去。

他们采用的方法之原始令我震惊。工人们挥动着锄头铁镐打开墓穴，把那些一动就散架的腐朽棺木取出来，再把尸骨从混杂着破布和干枯头发的泥土块中分离出来。亡者的身份越尊贵，清理起来就越费事，因为得在一堆骸骨里扒拉半天，非常仔细地筛查，才能在残渣里找见宝石或是金银饰品什么的。

领班师傅在一个小学生用的本子上抄录下墓碑上的信息，并把骨头整理成小堆。为了不弄混，他在每堆骨头上都放了一张写有名字的纸条。这么一来，我走进殿堂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长溜的骨头堆，十月的烈阳成束地从屋顶的豁口透下来，炙烤着它们，用铅笔写在纸条上的名字成了它们唯一的识别标记。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那时光流逝的可怕见证带给我的惊愕。

在那些尸骨当中，有一位秘鲁总督和他的秘密情人；有堂托里比奥·德卡塞雷斯—维尔图德斯，他当过这个教区的主教；有修道院的几位女院长，其中一位叫何塞法·米兰达嬷嬷；还有艺术学

士堂克里斯托瓦尔·德埃拉索，他把半辈子都献给了制造镶板式天花板的事业。有一孔封闭的墓穴，墓碑上刻的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，堂伊格纳西奥·德阿尔法罗-杜埃尼亚斯，可是人们把它打开后发现那是一处未使用的空穴。然而，侯爵夫人堂娜奥拉娅·德门多萨的遗骸却躺在紧挨着的一处墓穴里，且有自己单独的墓碑。领班师傅没把这当回事：一位土生贵族^①给自己准备了坟墓，最后人们却把他葬在了另一座墓里，这是常有的事。

在主祭坛放《福音书》一侧的第三孔壁龛那里，出了点儿情况。铁镐刚一敲，墓碑便碎成了好几块，一绺古铜色的头发从墓穴里露出来，领班师傅叫了几个工人帮忙，想把头发完整地扯出来，可这头发越拉越长、越拉越多，最后竟然连着一个小女孩的头骨。壁龛里剩下的只有些散乱的细小骨头，石头墓碑被硝土腐蚀得漫漶不清，只能辨认出一个没有姓氏的名字：万圣护佑的谢尔娃·玛利亚。那头漂亮的长发在地上铺展开来，一量，有二十二米又十一厘米长。

领班师傅丝毫没有感到惊讶，他告诉我，人的头发每个月长一厘米，死后也是一样，就两百年而言，二十二米在他看来正好是个平均数。可我觉得这事儿并不寻常，因为小时候外婆给我讲

^①指在拉丁美洲出生的西班牙贵族。

过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位侯爵的千金，一头长发拖在身后，就像新娘的纱裙；十二岁那年她被狗咬了一口，得狂犬病死了；在加勒比地区的村子里，她因为多施奇迹而极有人望。这处墓穴有可能属于她，这想法就是我那天收获的特大新闻，也是我写作此书的源头。

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
西印度群岛卡塔赫纳，一九九四年

十二月头一个礼拜天，一条脑门上长着块白斑的灰狗在 market 里错综的窄道上横冲直撞，先是打翻了卖油炸食品的桌子，接着把印第安人的货摊和卖彩票的棚子撞得稀烂，最后又顺道咬伤了沿路碰上的四个人。三个是黑奴，另一个就是万圣护佑的谢尔娃·玛利亚，她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的独生女，那天她带着一个混血女佣去买一串她十二岁生日庆祝会用的铃铛。

虽说事先叮嘱过她们不要走到商街的门廊外面去，可是那女佣被黑奴交易港口的吵闹声吸引住了，那里正在卖最后一批几内亚来的奴隶，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客西马尼城郊的吊桥那儿。近

一个礼拜以来，人们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期盼着加的斯黑奴公司的这条船，因为上面莫名其妙地死了许多人。为了掩饰，他们把尸体扔进大海，却连块石头也不绑，清晨海水一退潮，肿胀而变了形的尸体就都漂到了海滩上，泛出一种奇怪的紫色。船在港湾外抛了锚，因为人们担心这是某种非洲瘟疫的苗头，直到后来才弄清楚，那是由于吃了不新鲜的肉而食物中毒。

那条狗穿过市场的时候，剩下的“货物”已经卖完了，由于“货物”的身体状况极差没卖上好价钱，这会儿卖主正试图仅凭一件奇货挽回损失。这是一个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女奴，身高七拃半，身上涂抹的不是惯常的商业用油，而是甘蔗炼成的糖浆。她美得令人难以置信，人人见了都心荡神移。她的鼻子又细又长，头圆圆的，两眼微微斜着，一口牙齿整整齐齐，又阴差阳错地长了一副罗马角斗士的身材。在围场里他们没往她身上打烙印，也没有报出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，而是把她当作一件尤物出售。市长没还价，且一次性付清，花的钱是和她等重的黄金。

野狗们或是把猫追得满世界乱跑，或是同秃鹫为了争夺大街上的一块肉而打得不可开交，顺便咬伤个把人，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，尤其是在去波托韦罗赶集的帆船队路过此地时人多货杂的日子里。一天当中有四五个人被咬，谁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，

像谢尔娃·玛利亚这样左脚踝上被咬了一口，不注意根本看得出来，就更不值得一提了。所以那女佣并没在意。她自己用柠檬和硫黄给小女孩涂了涂伤口，又把她衬裙上的血迹洗干净，接着大家满脑子想的便都是这孩子十二岁生日的喜庆事了。

女孩的母亲贝尔纳达·卡布雷拉，是卡萨尔杜埃洛侯爵没有封号的妻子，这天一大早她喝下了一服大剂量泻药：七颗铋片外加一杯玫瑰糖水。她本是一个粗野的梅斯蒂索^①女人，出身于一个人们所谓的“柜台贵族”家庭；她风流成性，贪得无厌，凡事爱热闹，胃口大得堪比一支军队。然而，不过几年时间，因为贪吃发酵蜂蜜和可可饼，她便美貌不再。一双酷似吉卜赛人的黑眼睛变得黯淡无光，那股机灵劲儿也不见了，下面便血，上面吐胆汁，从前美人鱼般的曼妙身材变得十分臃肿，皮肤蜡黄蜡黄的，活像一具停放了三天的死尸，而且放起屁来又响又臭，连猎犬都会被吓跑。她足不出户，难得走出房间时要么赤身露体，要么披一袭哗叽布长袍，里面什么也不穿，看起来比一丝不挂还要赤裸。

陪谢尔娃·玛利亚出去的女佣回来时，贝尔纳达已经狂泻了七次，女佣没对她提起被狗咬的事情，倒是讲起了港口那儿卖女奴惹的风波。“要是真像大家说的那么美，可能是个阿比西尼亚女

^①指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儿。

人。”贝尔纳达说道。可就算是示巴女王，她觉得也不可能有人会花和她等重的黄金去买。

“他们说的恐怕是金比索吧。”她说。

“不，”他们跟她说得很明白，“是花了和那个黑女人一样重的黄金。”

“一个七拮高的女奴至少得有一百二十磅重吧，”贝尔纳达说，“一个女人，黑的也好白的也罢，怎么也值不了一百二十磅黄金吧，除非她能屙出钻石来。”

论起买卖奴隶，谁也比不上她精明，她知道，如果市长真的买下了那个阿比西尼亚女人，绝不是为了让她做点什么侍奉厨房之类高尚营生。她正这么想着，突然听见了第一阵笛号声和节庆的鞭炮声，紧跟着笼子里的几只猎犬一阵狂吠。她走了出去，来到橘园里，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堂伊格纳西奥·德阿尔法罗—杜埃尼亚斯，卡萨尔杜埃洛侯爵二世兼达连的领主，此时正在橘园里两棵柑橘树之间的吊床上午睡，也听到了乐声。他长相苦巴巴的，好逞能，因为梦见被蝙蝠吸了血，此刻脸色惨白。在家里走动的时候他总穿件贝都因人那种带风帽的外衣，头上戴顶托莱多圆帽，更使他显出一副无依无靠的样子。看见太太完全赤裸着身子，他抢先开了口：